

1949年10月1日,星期六,午后渐晴。下午3时。勤政殿早已开始真正勤政。

凌晨才结束会议的领袖们,健步登上了天安门!

毛泽东那特定的呢制服,第一个穿出了新中国的气派。朱德的扁担早已挑来千箩万担,少奇的矿灯也已穿透了层层煤海,恩来的右臂像在沉思,陈毅的诗句又在酝酿……

军装们一件件被风雨漂白,但与沾满油污的长衫、彬彬有礼的西装站在一起,就能平息米价的涨潮和霓虹灯下隐蔽的祸害。尽管备有糖衣炮弹的敌人伪装得十分可爱,打着补丁的衬衣里却藏着清醒的器械。

进京赴考的总指挥,早就对另一场大战有所准备,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第一铲土,提醒他:哪些该埋?哪些不该埋?

李闯王的旌旗,为何仅仅飘了四十天的欢快?壮士们的大刀为何砍不断腐朽的朝代?起义的吼声一次次退如潮水,鸦片趸船的黑手依然在伶仃洋上贩卖。唯有这面在南湖小船上飘起的旗帜,才使革命一步步登上了检阅台!

听!毛泽东那操着湖南口音的宣

新中国第一天

桂兴华



言,雷一般震醒了1949的脑海。10月的日历,被56个民族的28门礼炮欣然轰开,那五颗金星随着他胸膛的起伏,上升!上升!一个诗人,把一生中最壮丽的诗篇写得多么自在!

这天怎么特别的蓝,这云怎么格外的白?广场被当成了一张稿笺铺开,每一个标点都来自欢腾的人海。整个中国不就是一首宏大的诗吗?格律是雾的沉沉一线,韵辙是水的茫茫九派。他不是凭一时的冲动,而是倾一生的心血澎湃。不是仅仅靠一个人写,而是发动了村村寨寨。终于写出了此刻举在每个人手上的等待。他酝酿的佳句,就是飞向每一片晴空

那一天,他始终站在检阅台。黄昏的脚步也不得不放慢了节拍。群众游行的行列,从早上6点一直延续到了晚上9点一刻。他只看见千山万岭还在向他涌来。分不清是来自驰出烟雨的遵义,还是来自转战千里的陕北?

此刻,他怎能不高喊:“同志们万岁!同志们万岁!把水银灯打开!把水银灯打开!”他想把眼前的30万军民看得更加清楚。新华门前那块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巨匾,不正录下了新中国应有的谨慎和豪迈?

锦绣河山(中国画) 汤其耕



在医院取了硝酸甘油,回来却有些伤脑筋。药瓶内装100粒,也就是说可应付一百次紧急情况,显然有些多余。服药说明印在瓶上,可是药瓶极小,直径如食指,高仅盈寸,瓶上的说明文字,更像是传说中的“发上刻字”,戴上老花镜也看不见,一定得用放大镜才能勉强看清一二。以前听说有大米粒上刻七绝一首,便传为绝技;如今印刷业发达,能在一厘米见方的面积印上药品说明,这是不是意味着

我国人民的视力已经大大提高,眼睛不但雪亮,而且都成了放大镜?

据说这类药品价格低廉,无利可图,但是作为急救药,包装如此简陋,很不方便。放在衣袋里两星期,瓶上的“微雕说明”更是全部模糊,除说自己,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药。

药厂药商为什么不能从方便患者的角度考虑,改进这类急救药品的包装?否则,万一遇到紧急情况,需要别人帮助服药的话,相信面对这“微雕”一样的说明,大部分人是无能为力的。

这些天,作为对照,看到的是月饼的豪华包装。中秋前后,检垃圾的忙忙着捡月饼盒,当废纸箱卖。不过十来年的工夫,商界就成功地糟蹋了月饼。至于月饼的价格,大家都说看不懂,我更不懂了。据说不管用什么原料,一斤月饼成本至多值三四十元,可是现在有价格十几万元的月饼。前些年商家在里面放金戒指,后来听说还有在月饼盒里放照相机和摄像机的,这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。有疯狂的公款消费,有公开的行贿受贿,这些仍不过是雕虫小技。

小时吃的苏式月饼,馅料中有张小方纸,吃时不留意就进了嘴。小学老

师说,元代农民暴动,把举事的日子写在纸上,夹在饼中,发给起义同志。大家吃饼,吃到纸片,知道八月十五举事。此说我们当时就怀疑:有什么重要的事,同志之间咬咬耳朵不就行了?犯得着白纸黑字地夹在饼中?

后来可能是现代卫生要求,那张小纸从月饼中出来,摆在月饼上面了。现在呢,没有了。月饼的包装越来越讲究,比工艺品的包装还要精致。友人送来的这几盒月饼,像是装着文物,盒上还吊着古钱。我想,如果真的再兴夹“情报纸”,那老板们一定会想到夹进钞票,但是里拉日元韩元卢布第纳尔的不要,要夹一定是欧元或支票。

在我们中国,无法盼立法,有法却不依,也是一种社会病。对月饼的包装,好像前年已经有了相关规定,但是还有这么多厂商置之不理,变本加厉,继续豪华包装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对一种食品的包装浪费到这种地步的。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,如此奢靡,社会麻木,不加声讨,相当危险。

合理包装,方便消费者,形成良好的商业秩序,根本不是一件难事。中国人肯耗费大量的资源,动足了脑筋,在月饼的包装上大下工夫,虽然这样的努力仅仅是为某一天的某物,这就比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还要会挥霍。当然,我想不必再拿那药瓶的包装作对比,还是看看我们的书籍装帧吧,那就像个“发展中国家”了,可是很多书是要用一世的啊。

厚此薄彼的包装

吴非



台风过境,上海严阵以待。车如颠簸的船,晃得人心慌慌的。透过如雨的雨帘,忽见一辆自行车停在街心。四周涌动的水,推来扭去,车孤零零站着。骑车人,去了哪里?

脑海里浮现一件遥远的往事。50多年前,一个昏暗的秋夜,大雨瓢泼而下,路上积水齐腰。行人在水中似浮似沉,一个男子骑着破车艰难前行。上涨的水如藤蔓,扯他的脚,撕他的衣。男子拼力踩,头上青筋暴起,浑身汗如雨下,人和车挣扎在气势汹汹的浪中东倒西歪。忽然,一声痛叫,男子摔在水中。许多人围过来,又迅速跳开:有电线……

这是陈阿姨家的惨事,她的男人在风雨如晦的下班途中,因触电而瞬间西行。那年,陈阿姨不到30岁。

解放后,陈阿姨在幼儿园烧饭,成了我母亲的同事。好多年里,每逢过年过节,妈总要准备一些钱和食品送给陈阿姨。有几年,我们家也很困难,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吃食咽口水。妈说,陈阿姨独自拉扯两个孩子,从不肯求人,真不容易。我们总比她好些。我们每次去幼儿园玩,陈阿姨会拿自己做的陈皮给我们吃。我们喜欢抢着帮她做事,有一次,大弟自告奋勇搬大火炉扭了腰,陈阿姨心疼得直叹气。有时我们疯得太厉害,她会用括勒松脆的宁波话吼:“勿好轻骨头啊!”胖胖的陈阿姨活得很艰难,却总是笑呵呵的,她像我们的亲阿姨。

人妖颠倒的日子,妈被扣上地主婆的帽子,站在高台批斗,最后被关进黑屋子。我想不通,冲到园里要去争个明白:何时,何地,何人曾评妈是地主婆?陈阿姨把我拦在门外说:“好汉不吃眼前亏!”她坚决不许我进去,又说,“人不和鬼斗,天总会亮的。”又塞了一个纸包给我,里面有两元钱。

造反派逼妈交出地契,还说我们家有机。妈哪里见过这些东西。交不出“罪证”,他们威胁说要叫工厂里五大三粗的壮汉来触及“灵魂”。妈不知上哪里去找他们要的东西,绝望之中,喝了一瓶杀虫剂。

造反派发现了口吐白沫的妈,却说,自绝于人民,不救!陈阿姨奔去打急救电话,一把推开阻止她的人,大声说:“我不管她是什么人。是人,就要救。”造反派说她与地主婆穿一条裤子,也要批斗。陈阿姨拍着胸脯说:“我三代赤贫,谁敢批?”

医院同样不救自杀的“坏人”,陈阿姨跳着脚和医生吵,妈才捡回一条命。

雨过天晴,妈和陈阿姨都退休了。妈随父亲去了宁波,陈阿姨在上海安享晚年。每年春节妈回沪,第一个去看的人总是陈阿姨。一年年地过去,妈越来越忧心忡忡。陈阿姨的不肖子劣迹斑斑,当妈的爱面子,从来不肯说。每次妈去,她总哭着说:“下次,不知还见得到你吗?”妈流着泪说,陈阿姨要吃老苦了。

不幸而言中,一生操劳的陈阿姨后来瘫痪在床,不肖子搜光她的积蓄,却不管她的死活。她不能说话,万般愁苦全化作了眼泪……

风呼啸着在空中飞旋,雨模糊了我的双眼。穿过阴云,我似乎又看见了陈阿姨。虽然,她离开世界已二十多年,虽然,好人未必总有好报,但她的善行和大爱,至今仍温暖着我们全家。因此,我们放下了心头的纠缠,不再恨,不再怨。在春暖花开的明媚中,有善养心,有爱润魂,人生即使有肃杀的冬季,又何患?

善养心 爱润魂

叶良骏

《齐白石胸像》为张充仁早期代表作,且是劫后幸存唯一完整的石膏像。当初沈默默撰文樑介绍“硬挤入室”学雕塑,看得最多最入迷的就是此像。张先生看出他的心思说:“罗丹曾在瓷厂作瓷瓶装饰,鲍蒂契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,是银匠出身,他们都爱好工艺美术。要能乐业、创业、恒业、认识时需,才会有成绩,有贡献。”于是沈默白天“三省”老师造型手法,晚间钻进自家小阁楼捏泥巴反复默塑,默而塑之长达六年,始改沈志达为沈默而“满师”。老师看了他塑的《颜文樑像》很满意,说:“一件好的肖像等于一篇传记,被塑者的神貌、职业、文化修养,甚至籍贯种族,都应该从中得到提示。”

沈先生指着齐白石胸像,动情地讲述:“张先生这座塑像首先抓住了齐老整体庄重好思的额头,脑后纷披的头发衬托前面古朴仪容,处理简洁。稍微隆起而紧锁的眉心连接着向上弯曲的额纹,正反映出历经阅历而可容纳人世炎凉的变化。最难表达的眼睛,特意挖大的瞳孔射出老人钟爱自然的画家个性。从工作照

沈默笑忆恩师塑白石

陆上舟

看(刘旭沧摄)写生当时戴着眼镜,处理掉后免除多余的洋气,增益画家雅俗共赏的直观风采。只有张先生擅长如此斧凿。再看双唇紧抿同四周飘逸的胡须,大手笔运用明暗对比强烈的粗犷线条,雕出朴实而灵黠的神韵,还略显矜矜心态。我作为跟学几十年的弟子,海内外看像无数,少有一件“急就章”式的肖像能达到如此高境界。并非勤勉可至,必有天人感应。”



齐老像作于1946年。为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,国民政府组织艺术名家在南京大展,白石携百件佳作与孙子齐佛来南下经过上海。张先生接到“美协”通知,带学生刘旭沧、哈定去北火车站欢迎。张先生塑了胸像相赠,白石也即兴挥写“泥塑之神手也”回赠。

沈默别有眼力,对照塑像、工作照和书法三者,揣摩老人无声息地看着殊艺同归的后辈,捏团泥巴添抹着“同声相应、同神相照”的本真造型,双方似乎心心相印,土洋皆风流。

张先生创作此像所达到的艺术高境界,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再现于《德彪西胸像》中。

有个穷人一连吃了三个烧饼,摸摸肚子,舒坦地说:“终于吃饱了。”烧饼们在肚子里听见了,都说自己功劳大。第一个说:“我打了好基础。”第二个说:“我承上启下最重要。”第三个说:“还是靠我最后解决问题。”它仨嘀嘀咕咕,争论不休。穷人说:

黑白

饼子和裤子



夜光杯

1952年,随着广慈医院改革,撤消等级病房,内科进行病房调整,消化小组正式成立,1954年配备了硬式光学胃镜,由唐振铎(瑞金医院消化内科终身教授)等首先开展胃镜检查。

由于世界上第一台食管胃镜是受演艺者吞剑的启发而发明的,所以当时内镜操作都被戏称为“吞宝剑”,的确,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硬式光学胃镜检查难度大、风险高、并发症多的特点。由于硬式光学胃镜是金属制成的,病人必须在护士的协助下把头颈伸到一定的角度,操作者才能插入胃镜。而且由于第七颈椎较突出,插入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即可发生穿孔。即便顺利插入,也有胃后壁、小弯等许多盲区无法观察到。冒着如此风险,面对诸多难题,唐振铎等还是在自己的摸索下完成了一百例胃镜检

查,并在国内首先介绍并推广了“胃镜检查的临床应用”。

1972年引进日本纤维胃镜,由吴裕忻等开展胃镜(包括色素胃镜)检查以及电凝、电切治疗,1978年后开展纤维内窥镜治疗术。纤维内镜的应用使内镜从“硬”到“软”有了质的改变。

随着瑞金医院消化内科于1983年正式成立,内镜室也有了飞速的发展,先后引进并开展了电子内镜、超声内镜、放大电子内镜等等一系列先进内窥镜技术。

但是由于消化道的特点,胃镜只能做到十二指肠降段,结肠镜只能做到末端回肠,中间还有3-5米的小肠都是盲区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2002年,日本推出专门用于小肠疾病检查的新型

电子内镜——推进式双气囊电子小肠镜,2003年初我们将其引进,目前全世界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医院使用该仪器。

双气囊电子小肠镜在构造上与普通电子内镜略有区别,内镜和镜身外套管末端各安有一个可充气、放气的球囊,操作者可

通过两个气囊轮流充放气的方法将肠管套拉至内镜上,并使内镜在外套管的协助下缓慢地插至小肠深处。双气囊小肠镜可根据病变在小肠中的部位不同,选择从口腔或从肛门进镜(上镜应分开),通常情况下,经口进镜可抵达回肠中下段或末端回肠,经肛门进镜可上达空肠中上段,这样交叉进镜可使操作者对整

个小肠进行一次完全、彻底、无盲区的检查,并能检出绝大多数小肠疾病。

一般的内镜检查患者多少都会有不适的感觉,尽管现在可以在麻醉下进行,但是也要承担麻醉的风险。瑞金医院在2003年开展的胶囊内镜检查却可以做到只需吞服普通药物稍大一点的“胶囊”,借助肠道的自身蠕动通过消化道,就能传送到所捕获的整个胃肠道的约50000图像数据,从而对全消化道的疾病做出诊断。

从“吞宝剑”到“吞胶囊”,是现代内窥镜的发展历史,也是瑞金医院消化内镜的发展过程。(作者为瑞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)

明日请看《第一台“翻身床”的诞生》。

十日谈 百年瑞金